路　翎　著

朱桂花的故事

朱桂花的故事

路翎著

作家出版社
一九五五年·北京

朱桂花的故事

著者　路　翎

出版者　作家出版社
（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）
（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）

印刷者　北京新華印刷廠

發行者　新華書店

一九五五年三月北京第一版
一九五五年三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書號（48）字數140000　印刷0001—23000
31''×43''　1/32　印張4 13/16　定價0.76元

內容說明

這是作者解放後所寫的十一個短篇的結集。這些短篇大都描寫解放初期工人羣衆的情況。這個集子，除最後一篇外，其他都曾經出版過，此次出版前曾由作者作了一些修改。

AG52/05

目次

試探……一
替我唱個歌……八
朱桂花的故事……二四
榮村嬸的籃子……四一
女工趙梅英……五八
『祖國號』列車……七八
勞動模範朱學海……九八
鋤地……一一七
林根生夫婦……一二九
糧食……一五〇
英雄事業……一七一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試探

這天早上颳着大風，劉福寧家老太太在村子裏走着。她的脚還是有點跛，但是樣子和以前完全不同了。她穿着一件胸前打着大補綻的舊藍布衫，一雙前頭開口的破布鞋，頭髮亂蓬蓬的。最要緊的，是她的臉上有一種害怕的痛苦的神氣，和以前那種威嚴的發福的樣子完全兩樣了；走起路來，顯得格外的跛。村子口上有一個解放軍的戰士在站崗，並沒有注意她，她却在他的面前很猶豫了一陣，臉上顯出卑屈的笑容來，想要對他鞠躬。她走了過去之後還不時地回過頭來這樣笑着，但戰士端着槍，已經背朝着她了。她對迎面遇着的一切人都笑着打招呼，人家也有回禮，也有覺得很驚奇，不相信有這種事，呆望着她的。她首先到她家佃戶劉老三家裏去。

劉老三是五十幾歲的忠厚的人，家裏的幾斗米都讓反動派底敗兵前天走這裏過的時候搶走了，正坐在那裏發愁。劉福寧老太太一走進來，他就趕忙地站起來了。

『哎呀老三，你客氣些什麼呀，坐坐！』老太太說，『坐呀，不要這種樣子，大家都是自己人。』

劉老三很不安地坐下了，發癡地瞧着他底東家老太太。

『老三，我來找你談談的。你看怎麼得了呀，這種時年。我家吉康也是這樣說，不曉得要鬧到哪一年呢。我家大老爺說：反正總是我們百姓倒楣就是了。他說，共產黨他是曉得的，他有一個朋友的兒子就是共產黨，那個朋友連他們的司令都認得呢。』

老太太治事精明，是村子裏大家都曉得的；她也很會說話。但不管她怎樣地表示親善，劉老三總有點不安，因爲她平常是很威嚴的，除了來要租罵人，從沒有上這裏來過。而她底當過漢奸、後來又當了保長的兒子，是村子裏所有的人都害怕的。

『老三，我聽二福說你們受駭了，來看看的。是受駭了吧，你老婆呢？』

『坡子裏挖菜去了。』

『我們也是受駭的。前天大前天，那個槍打的呀，連門都不敢開！眞是刼難啊！老三，我們是幾代的熟人了，我這個人什麼話都不瞞人的。人家還以爲我們有幾個，其實是個外表呀，這種時年還是你們好啊！我也是勸我家吉康不要當這個保長了，他做生意蝕本，回來又害病，一個月光醫病就花了兩石米。前個月又把米拿去賣了一些，城裏頭又讓人家一搶，好！這看家裏頭十幾口人吃什麼！我叫他們不要進城去呢，他們非要說什麼城裏好呀！我反正不管他們了，反正等那一天我眼睛一閉！唉，眞是說不盡的呀！

現在家裏頭剩下來的還不够吃半個月，又沒得一個人做事的，衣服也是當盡賣光了；老三，你看看怎樣是好，我們又沒有力氣，像你們還能在外頭混混……七七八八的開支，到處都要錢呀，我到哪裏去說呢？』

劉福寧老太太眼圈圈發紅了，她停下來，擤着鼻涕。劉老三從來沒有看見過她像這種樣子的，所以更爲不安了。他還欠她家一石多稻子呢。他是忠厚人，就幾乎有一點替她難過了。

『老太太，我們也是沒得辦法，你是曉得的。』他說。

『不過你們總比我們好啊。』老太太擤着鼻涕說。

『老太太，欠的債我是總要還的，不過這幾個月沒得法子……家裏頭幾斗米都給那些當砲灰的搶光了呀！』

『呵老三，你何必這樣說呀！我們今後都是一樣了，只要大家照顧！你還提租子幹什麼啊！』老太太說，按着他底手，『千萬不能的！說句良心話，我們也不是眞的沒得吃了，總還是有點辦法的，我今天來，就是跟你說，那個租，我們今後不談了……再談就不是人。你沒有吃的了儘管來我那裏勻一點，我要是沒有，不客氣說，也要上你這裏勻一點……』

老太太完全是眞情似的，眼圈更紅了。劉老三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，因此激動得面色發白，好久說不出話來。

『老太太，你莫非把我見外了？』他叫着，『你放心好了，那個租一定要還的！』

『不，不要說了。』老太太忍受不住的說。

『那不行，要還的！』

他似乎有些憤怒，而且很倔强，所以老太太感動得直流眼淚；他自己也激動得不知要再說什麼，只是凝望着前面。似乎是，他所受的一切痛苦現在都得到報償了。地主太太和佃農之間的這種情形，是從來都不曾有過的。

『阿彌陀佛，菩薩保佑你啊！』劉福寧老太太看着他的這種可憐的蒼老的樣子，動情地說，就紅着眼睛，走出去了。

他好久地呆坐着。他激動着，嘆息着。他不能思想，他不明白在他底眼前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，究竟這世界上發生了什麼變化；爲什麼那樣的軍隊搶刼之後逃掉了，這樣的軍隊來了，就會發生這樣的事情。

但是不久他的瘦小的女人回來了，揹着挖野菜的籮子，後面跟着他底十二歲的女兒桂香。他第一眼看見的，就是他的女兒的憔悴和她的身上的衣裳的破爛；完全是一些破

布，連身體都遮不住了。他從前幾年不曾注意到這個，但現在却驚動地看見了。

『剛才劉老太到王二和家去了，』女人一進門就憤激地說。但他却像是沒有聽見似的，呆望着他的女兒。

『眞是會裝佯呀，穿的一身破衣裳！走到王二和家裏說：「不得了呀，搶光了呀，沒得吃了呀，大家都不得了呀！」嚇，說得眞好聽。』

『你怎麼曉得人家裝佯呢？』劉老三憂鬱地問。

『不是裝佯是什麼？又說：「欠的租子算了呀，今後大家幫忙呀！」』

『二和怎麼說？』

『二和說：「欠的租子嗎，用不着說了，還也是還不起的，將後來大家再算吧。」』女人說，興奮地笑着。

『她也上我這裏來過了。』

『你跟她怎麼說呢？』

『我說，』沉默了一下，劉老三說，『我們是講良心的，不是那種人；我們不想發財，是這個命，欠別人的總是別人的！』

『咦，你眞蠢呀！』女人說。

『照你說要怎樣呢！我們就是那種人嗎！』劉老三憤怒地說。

『你就不想想他劉福寧家是什麼人家，狠心狗肺的！』

『少說了，再說！』劉老三大叫着，他心裏矛盾起來，於是忍受不住了，『你就想沾這點便宜！狗養的，你憑什麼罵人家！……』

『我要罵！』

劉老三是這樣痛苦，於是吼叫着跳了起來，把他的女人打了。但他的女人，平常雖然很温順，很怕他，今天却不同了：她放肆地哭叫了起來。她一件一件地數說着劉福寧家老老少少這些年來對他們的虐待。她說，如今不要再受欺了，小桂香要吃飽飯，要穿衣裳了，不然她寧願死掉。

『你可憐就忘記了，去年子你給他家送的十担柴，一担一担的忙了一個秋天，到頭來還要說秤少了，關進局子嗎？你就忘了，這一石多租是怎麼欠的嗎，是什麼利錢啊！你就忘記了他家當保長，這個捐那個稅，怎樣刮的啊！你就不看看桂香身上穿的什麼，她吃的什麼，十幾歲了，哪一天吃飽過的？再要受他家的欺，我也不要活了啊！』

劉老三沉默着，臉色鐵青的。他害怕他自己的激動，他自知沒有理由。小桂香躲在一邊，望着他淌眼淚。門口擁着很多人了，大家看着他，聽着女人的哭訴，嘆息着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『哎呀，是什麼事情呀？』劉福寧老太太出現了，她是往各處都試探過了回來的。她心裏非常的感激劉老三，因此又走來看看。貧苦襤褸的鄰人們，冷冷地給她讓開了。老三的女人繼續哭着。她立刻變了臉色了。

大家靜着。

『你裝佯！』突然地小桂香衝上來叫着。

『你叫什麼呀！』老太太說，『阿彌陀佛，要講良心呀！老三你說是不是，你是忠心人……』

臉色鐵青的劉老三站起來了。

『我不是什麼忠心人，老太太，我這下子才看透了！』他大聲說，含着眼淚望望大家，『我們也苦不下去了，再要叫我替你劉福寧家當牛馬，那是辦不到的！』

一九四九年六月

替我唱個歌

這天晚上，月亮很好，暴熱之後天氣也涼爽，年輕的男女工人們在貨倉前面的場子上練習着唱歌。老工人馮有根坐在一邊吸着香煙，他的臉上有一種陰沉的古怪的表情，又像是嘲弄，又像是痛恨；他慢慢地站起來，走到唱歌的年輕人們旁邊來了。

『喂，聽我唱一個！聽我唱一個！』他丟下他的煙頭，用脚踩熄，舉着手輕蔑地大聲叫着。他走到人們中間，拉起了喉嚨就唱，模仿着女工們，發出了滑稽而討厭的聲音。大家還沒有弄清楚他究竟在鬧什麼鬼，他就瞪着眼睛咒罵一句，然後擄着袖子說：『我學個牛叫給你們聽好不好？』於是張着兩隻手臂，特別難聽地怪叫了一聲。他始終不笑。年輕的工人們有一些悄悄發笑的，但大部分都很生氣。他們叫罵起來了，喊他做『老二流子』。吳順明衝了上去，抓住了他底衣領，一下子把他推得好幾尺遠。

『滾吧，老二流子，這裏沒有你的！』

老馮底神氣馬上變了。他差不多是正在等待着這個機會。

『積極分子！哼，你這個半吊子的積極分子，你當了官啦？你憑哪一門子欺人？』

他說。

大家立刻覺得情形有點麻煩，明白他會說出更難堪的話來，於是好幾個人上來勸解了。但是他不理會。

『告訴你，兒子！』他發邪地喊着，『你這個小組長不是老子選的！老子不認你！』

大家又來勸解。但是吳順明已經忍不住了，他本來是沒有用心思的，不過是想在女工們面前出出風頭，而且大家和老馮也鬧慣了；沒有想到他要變臉，所以下不了台了。

『走，我們上王主任那裏說去！』吳順明說。

『去就去吧，王主任歡喜你嘛！』老頭子說，『國民黨的主任我都見過！你他媽的積極個屁，少在我面前吹牛，告訴你，你的底細我知道，兒子！你在上頭說的這個那個的壞話我全曉得，你是拿大夥做買賣，想往上頭爬，想到工會裏頭去坐椅子！我就不信！』他跳起來叫喊着，『要是他共產黨眞是這樣子，我馮有根就上街討飯去！』

他底聲音和表情裏面現出了那種老年人的威嚴而暴烈的力量，把吳順明壓倒了。吳順明太年輕，沒有這種經驗，一時不曉得說什麼好了；他也明白他有錯。但是仍然在大聲地說着：『上王主任那裏談去嘛。』這時候已經圍了很多人，管理室的王主任也跑過來了。但是老馮却再也不說什麼。並不是害怕，而是認爲共產黨也不能了解他，於是不

斷地搖着頭憤怒地說：『沒有什麼，沒有什麼，反正我老二流子不對！』然後就非常固執地沉默了下來，甩開了王主任的手，走開去了。

這個時候他已經不再是無聊而搗亂的，他已經顯出了他底自尊而頑强的性情。他過去受過很多侮辱，都是不發脾氣；有時候還要拿自己來開開玩笑的。今天他這樣地爆發出來，正是因爲他已經對周圍的一切存着很大的希望。人們總是對親切的對象才會苛求的。他是不滿意工會裏的某些事情。解放以後，年輕的人們一直把他當做老滑頭，拿他開玩笑；什麼事情都把他扔在一邊，根本不信任他，而他，多少年來受着侮辱，是非常地渴望着恢復自己底尊嚴的。工會裏的一些情形叫他很苦惱。管理室的王主任是一個正派的人，辦事非常仔細，只是有一樣不好：平常很少和工人們接觸；有事去找他，他就熱心得不得了，不去找他，他就不曉得。吳順明人機靈一點，過去帶頭對反動派鬥爭過，解放後又很積極；常常跑工會，跑管理室，王主任對他印象好，工會也就常常表揚他，叫他做了小組長了。其實他家本來是開店子的，他也唸過學校，只是大前年父親死了，店子倒了，才來做工；過去對反動派鬧事是因爲覺得自己能力高，氣不服；解放以前一直想着當一個職員，是一個學生脾氣。老工人們對他的意見總是：『他呀，不錯，不過沒有苦過。』但是領導上還不知道，叫他又當了學習組長，又當了歌詠隊長了。他慢慢地

孤立起來。他和老馮最過不去，比方說，在開會的時候老馮總是想發言，想說明自己並不是二流子，想說出自己對這個廠的熱愛來，但是吳順明却老是要嫌他，攔住他的話。因爲這樣，往後每遇到積極分子年輕人活動的時候，他都要出來搗蛋。人家開會討論分組學習，他却在哼着小調；人家談着完成生產任務的事，他却在那裏問這個那個借錢；有一次還端着一杯酒坐在後面，一面喝酒吃花生米，一面惡狠狠地瞅着大家。他本意不是這樣，他本意是想大家看得起他，哪曉得却一天天地弄得更壞，更糟糕，因此也更痛苦，心裏頭像是着了魔一樣。

他在這個廠裏頭八九年了。來這個廠裏以前，他拉過板車，在碼頭上下過力，也在機關裏當過火伕。最初是來廠裏打雜、起重，後來才學了剪裁的手藝。不過手藝並不好。年輕的時候他就喜歡調皮搗蛋，到處都要反抗鬧事；年紀大了，弄得剩下光棍一人，在各種打擊下失去了自信，就變得貪饞而無聊，沒有了往年的反抗的氣勢，只會耍一些小搗蛋了；例如跑毛房，偷材料，做活的時候在桌子底下藏酒瓶。爲了這些小搗蛋，他被日本人吊起來打過；反動派來了以後也挨了無數次的耳光。他底身體和精神都已經叫折磨得很衰弱。他底光禿禿的頭，滿是創疤的臉，兩隻朦朧的眼睛和嘴上的兩撇濃厚的鬍鬚，給他造成了一種又嚴厲又痛苦又可笑的表情。他到處都要說歪話。年輕的男女工人

們就時常要開他的玩笑，在他底頭上撒一把草或在他底背上畫一個烏龜。可是他却會假裝不知道，就揹着這烏龜到處走；有一次甚至一直走到大街上去，拖着破鞋子，很正經又很懶散地搖擺着，後面哄上了一大羣小孩和閒人。

解放以後，他從各方面都受到了很大的感動。他愛着這個廠，不再偷材料也不再曠工了，不過仍然是貪酒好睡。他起初覺得一切都改變了，後來就覺得，所有的人，大部分人都改變了，唯獨他的情形沒有好起來。他想受到尊重，可是人家仍然不拿他當做個什麼，不和他說心腹話，並且還替他新取了一個名字，叫做『老二流子』。

『難道我願意做老二流子麼？我苦了一生爲的什麼？』和吳順明吵了架之後，他就這樣想；非常的難過了。

第二天，他跑到管理室裏去，想借幾個錢。廠方認爲他孤單一個人不會有什麼急需，一定是借錢去喝酒，就說了他一頓，沒有答應。哪曉得他突然地發了火，大吵大鬧起來了。

『你的道理說得不錯，王主任！你教訓得對，王主任！』他大叫着，『我是巴到這一天翻身解放了，我沒得話說。共產黨辦事不錯，是爲了我們工人，……我不過是說，你們開除我就是！你們一開除我，我馬上走！』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